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隴其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陸稼書先生文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盡見乎於當宁。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

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龍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臺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庸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鞠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詔舉鴻博。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部議。俟服滿仍補知縣。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士瘠民貧。荒多熟少。數年以來。皇上多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初奉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

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敕部遵旨盡行蠲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捐免保舉例。御史陳善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納。是清廉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善。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善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特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善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

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隲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隲其居官未久。憤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隲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隲其已故。奏上深悼之。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臨雍釋奠。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隲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皆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旨。俞允。乾隆元年。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隲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上裁定。得旨。陸隲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錢子辰字說

讀東萊博議

書四書惜陰錄後

題許勛亭小像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下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又

與李子赤茂

陸稼書先生文集

目錄

秦伯三讓論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翁養齋教子圖跋

書座右

學術辨中

上湯潛庵先生書

答同年許子位

與雲間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示大兒定徵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與曾叔祖蒿庵翁

示三兒宸徵

與席生漢翼漢廷

答崔平山

與李枚吉堦

答沈友聖

答陳世兄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魏環溪先生書

卷之二

疏表策

答崑山丘近夫

與李枚吉堦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某

又

答張西山先生

與鄰邑某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魯瞻弟

答阜平令潘

答張西山先生

上陳房師

與閩臬趙公

畿輔民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擬上臨雍釋奠表

論奪情疏

時務條陳六款

風俗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傅鷺來感懷詩序

同邑文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授經堂壽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歷科小趙永言集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崇明老人記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謙守齋記

陸稼書先生文集 目錄

陳母侯孺人墳記

亡弟尙桓墳記

祝文 祭文

宿廟人

告城隍禱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先府君墳記

誓神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應潛齋先生文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雜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平和汪奇猷 全校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

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

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降。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淩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桑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脩。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蠻荆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混。而

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秦伯所以爲讓者如此。秦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秦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秦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秦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秦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秦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秦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秦伯之志。以秦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子。且問學焉。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協乎。予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